六藝之一錄

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育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三十五

法帖論述五

錢唐倪濤撰

米元章跋祕閣法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購古今書画使王著辨精粗定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千偽帖大半甚者以千字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為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為

逸少書猶不失為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為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眞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徐浩子能別書所訪者如何

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僞因跋逐
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
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雷之
在旁而味可忘嘗思陶宏景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
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
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僦遊閻襄陽漫士米芾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晉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僞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

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章帝一手僞帖　王

廣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是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

劭 劉璦之 劉穆之 王廙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僞帖

第四

阮研 蕭確 並同章帝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僞帖

餘皆真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僞帖

第五

李斯書 未知何人書 程邈 與章帝一手 蔡琰 同上 何氏二

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竝子敬　孤不度白亮白二並諸葛亮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欣未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凡靈　伏想嫂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知足下連不快智永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追尋子敬　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劉釋文餘作僕　定登

劉釋文
作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　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

月七日集成　當力　承足下子敬　荀侯　足下家極

知　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八

此蒸濕子敬代父月半同上尊夫人偽適欲遣書智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元度時往來前告先以陳慕容並無人名偽帖薄冷益郎並歐書

第十

吾當托桓江州消息疾不退省前書近與鐵石知鐵石元度何來遲忽動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故爾復面悲積還此得西問海鹽

諸舍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歸右竝羊欣

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着謂之與王述書及一

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真蹟自蘇氏歸吾家

米元章禮部所作法帖題跋一卷真跡藏西洛王晉

玉家靖康之亂已散亡矣先君學士法帖刊誤盛行

于世訪米氏題跋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檢故書忽見

先君子親寫米氏題跋得之喜甚草書間有難解者

取法帖卷中語釋出斯文遂成全書乃命筆史抄錄

附刊誤之後紹興癸亥十一月二十二日武陽黃訒識

蘇東坡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七脈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僞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疎謬余嘗於祕閣觀墨蹟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鵞羣一帖似是獻之真

筆後于李瑋都尉家見有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
絶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
畜
辨官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
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僞相半
疑二王書　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
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
也

題逸少書　此卷有永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不具智永白而云逸少者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僞造永禪師語耳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為懷祖所檢察耳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絶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

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衛夫人書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敕敕字從刀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為耳

題山公啟事帖　此卷有山公啟事使人愛玩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為可謂不然者矣意以為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題衛恒帖　恒衛瓘子本傳有論書勢四篇其詞極美其後與衛瓘同遇害云

題唐太宗帖　太宗忼慨如此至於妻子間乃有忌欲均死之語固牽於愛者也

題蕭子雲書　唐太宗評蕭子雲書云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綰秋蛇今觀其遺跡信虛得名耳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

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甚遠
正可比羊欣耳
題法帖二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
生即浩也耶
杜庭之書為世所貴重乃不編入何也
題晉武書　昨日閣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
唐太宗書時有似之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門者
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居移氣養移體

信非虛語矣

黃山谷法帖題跋

跋法帖　書孔明對劉元德語章章法甚妙不知與王中令書先後要皆為妙墨蓋融會張芝索靖兩家骨肉豐殺略相宜爾

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鍾繇書大小世有數種余特喜此小字筆法清勁殆

欲不可攀也觀史孝峯出師頌數字頗得草法蓋陶
治草法悉自小篆中來
山公啓論人其言誠有味哉
余觀王凝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
庾公所作支髮枕蓋今俗所謂山枕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
數十字劣於此帖令人作字大緊筆多而意不足
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羊欣

書舉止羞澀蕭衍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至如儋書畫不可棄也

王僧虔書畫既佳論薦謝憲極有理

王侍中學鍾繇絶近真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

謝太傅墨蹟聞駙馬都尉李公炤有之不作姿媚態度恨不見爾但如此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間可着數

人

衛中令閎音敬帖近世草書不敢復望其藩也此一

章語亦佳

郗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蓋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為獻之

女王潤請罪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冒暑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古

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蔡公遂委篤又加瘸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藉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寒足下時事稍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不知那得濫次阿堵中此卷中伯趙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與儻因行李願存故舊皆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癰不即潰藥法書家疑非右軍余愛其自成一體其

間有可恨或是傳摹失真爾

此字與東方朔畫贊相似而子瞻謂畫贊亦非右軍書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柳子厚論鶡冠子可知也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戺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

米芾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

杜元凱春秋癖耶

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癖下若今人下利而更衣難者

虞世和父云癖讀為滯滯下若今人下利而更衣難者也此卷中尤作妙墨右軍父子真行畧相當相抗耳

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真須具此眼者方能知之

大令草法殊逼伯英淳古方小無此疾名膠東初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

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
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
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耳魯公書令人隨俗
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
者當如九方皐相馬遺其元黃牝牡乃得之

題絳本法帖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
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夏五月戊申
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江南石庭

簡嘉興柳子文豫章黃庭堅
自高宗以上皆有鍾王典型當其妙處殆欲編之王
家二令書中畧無愧也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遂妙絶古今今人見
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
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右軍真行章草蒙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為右軍真行皆入神品蒙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政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優某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別顏回真知言者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者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王令翰墨了無俗氣平原塵土中夜開此書如臨深
登高脫棄鞿絡魚鳥皆得人意妙處
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
同論者多不為然彼欲與乃翁抗行大似不遜余嘗
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
位也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宏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
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貞觀書評大似不公去逸少

不應如是遠也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絶無品者鍾大理表章致佳世間蓋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蓋後來善臨搨本耳要皆自有佳處兩晉士大夫類能書筆法皆成就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為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髣髴

宋齊間士大夫翰墨頗工合處便逼右軍父子蓋其流風遺俗未遠師友淵源與今日俗學不同耳宋僧書姿媚尤宜於簡札惜不多見

王謝承家學字書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味耳

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荊公嘗自言學濛書世間有石刻南澗樓詩者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所長乃爾難到

觀唐人斷紙遺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
歐虞褚薛也惟恃耳而疑目者難與共談耳
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
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道張長史
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
或傳顏公書得長史筆法僧懷素見公自矜得折釵
股筆顏公言折釵股何如屋漏法懷素起捉公手云
老賊盡之矣觀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書祭姪

文皆當與王中令雁行耳懷素草暮年乃不減長史
蓋張妙於肥藏真妙於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
冕也

評釋長沙法帖

梁武帝書　脚氣帖　數朝脚氣脚字微摹轉失筆

唐太宗書　臨朝帖　昨夜以下應是別日敕　廢遊甘泉帖

只理會遼東一役

唐高宗書　審行宏福帖　此帖妙絶恐非怕婦漢所能

漢張芝書　望遠懸想帖　望遠懸想何日不懃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絶有緣復相聞殉食自愛

後漢崔子玉書　伯英云吾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則序崔當在張前

魏鍾繇書　杜度張昶遺墨遂不復見可歎也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即戎帖　如鸛鸛字絶妙　頑閣空薄帖　頑閣空薄加以年老凡百朽穢無所中宜特蒙

哀待殊異之遇　險哀帖　險哀句中險字乃摹損

晉丞相王導書　致身帖　省示具卿辛酸之意吾甚憂勞此事亦不暫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殿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　改朔帖　改朔導白改朔情深傷感濕蒸自何如頗小覺損否帖有應不懸耿情深傷感溼蒸傷感溼蒸字皆佳

王羲之書　秋月帖　而觸暑遠涉而失一點　初月二日以下

四帖　此數帖語不類晉人自初月以下十一行皆非

右軍手墨此或是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後之別者耳 大熱帖

可得過夏 昨見君疾患少差與宏遠俱臨遲共歡帖

寫懷 謹此代申帖 此以下八行是智永書之不臧者

採藥帖 九日當採藥至日欲共行也失一筆

晉司徒王珉帖 此月亟盡二十四日是王盡帖

濟祖日欲必赴卿可剋過明日吾當下解相待臨

出遺報既至王家畢卿可豫報先公令作一頓美

食可投其飯也　豫報先公報字傷筆多古人作字大體如此

晉司徒王珣書　衆帖　感字尤妙

晉侍中郗愔書　第三帖　毀當字作兩行可笑

晉太守山濤書　補吏部郎帖　此下有十九字悞置羊欣書後

宋特進王曇書　王曇首失一首字

王羲之書　屏風帖　試求屏風遂不得　餞行帖　自成旅

以從至開祖字當是虞永興少年時書 潤別帖 潤別

以下七行當是永禪師得意書也 服散帖 省卿書

但有酸塞

王獻之書 薄冷沈痼帖 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

歐陽率更書不但得冷之筆法其語氣是隋唐間人

忽動小行帖 一字筆誤成十 鵞羣帖 右軍寫經換鵞

時子敬尚幼小必未能作簡此是好事者為之耳

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元符戊寅十月飯

後來怖魔閣致平子禮端夫在焉

右山谷題跋

王世貞法帖題跋

第一卷　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興嗣者得無愈失之邪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衛索問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研刃虎駭鸑視孝

武如露滋蔓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薄綿密緻潤至
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盡是夙工晉世
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畧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
晉安故是箕裘黃伯思謂安軍破堙數朝三書糺繞
若出一手定為贋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則前軌
不解創搆結法偶同亦何緣懸斷邪宣以祖後孫道
子以弟先兄梁高梁武判作二人著手如懸鎚何以
無半冊六朝史在腹良可笑也文皇大笥白羽取天

下籠蓋一世而矻矻墨卿毛穎間工篤若此伯思謂弔江叔藝韞之一帖為高宗書覈矣謂杕杜移營亦高宗未有據也夫高中二帝宜不辨菽麥乃高工八法中能五言豈混沌一竅邪叔懷弟也不當先伯智且以人臣置之唐後則文孝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

第二卷　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為古今第一昔人謂其如清澗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拏攫今

此諸帖法具有之米元章以真蹟久絕疑為長史書恐長史不便解此耳書詞祖希時面祖希張元之也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疎亦在山陰之下余嘗疑其為大令書又以為張融思光庪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黃伯思謂崔子玉為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帖為右軍臨書白騎遂帖為大令臨書長風帖為逸少少年時書却琅琅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況贋元常真右軍大令哉皇象文武帖

寫東觀校書郎高彪送第五御史箴語後一表云是
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月帖耳書賦稱其龍蠖
蟄起伸盤腹行書斷稱其沉着痛快才力似蔡邕而
妖治不逮肩吾品以上下葛洪謂之書聖然哉張茂
先王茂宏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帖風稜高利雅
亦相當元子有真淳之稱似未若虎兒恨不及見耳
王氏諸彥無非上乘所謂鱗目琅玕寧獨風範世將
兩表評者謂得元常心印

廿四日帖為高平三世

豪翰評者謂方回卓健逸發骫髁廉稜獨表先絕覽之故當爾爾衛公自誇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妙似不及索安石虛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民者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佞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謂非真亦輕於持論矣書法至魏晉極矣縱復贋者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于書亦云張華稱丞相王珉稱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令皆王著不

讀書故也

第三卷　庾元規書媞子江淮間呼母為媞書箱計是奉母作此人亂天下桓元子但才不足耳翼既蹇蹇書法亦古雅第欲遂比野鵝得邪按啓事似上陶太尉者沈嘉字長茂實泉評其勢捷而疎鶩擊失中杜預二帖米元章黃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晉語雖不俗故大不可解伯思又謂劉超筆與元帝近因絶外交不應復有此帖絶外交語出自實蒙然謂其

一帖三行存者或即此耳徽操渙凝皆逸少子鳳毛
鬱然懷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箕裘也今法亦是小
拙司馬攸即齊王也見能品賦云突兀嵩華參差牛
斗許之至矣劉璦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極殿
榜者賦稱元寶剛直兩王之次以僻故不能書其索
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雖經摹勒銀鉤宛然劉穆之
評者比其類昂藏謇諤之士紀札誠可疑所謂俗語
也張翼逸少嘆小人亂真者臨倣乃有餘自運不足

王敬豫導之子見能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著羊敬
元孔彦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楓若嚴霜之材婉如
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沫呂梁之水工力故不如
羊耳僧虔兩帖結法與王珉乞江罨帖同端雅之極
用掘筆時辨此耶此卷前輩評駁甚衆要之不足論
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獨題庾亮為元亮沈嘉為沈
長劉瓌之孔琳之王曇首皆去其一名謂杜預司馬
攸卞壼劉穆之王僧虔為侍中山新昌為太守王廙

司徒左長史也目為司徒山新峪杜征南司馬鬳武
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庾太尉王海陵
間著不學至此何三館諸公不一糾正
第四卷　梁王筠沈約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
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實賦比之
激湍懸磴垂條晚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
泉交注奔流不息赫赫躍迅此帖信有之黃長睿疑
疑非真過矣蕭確者邵陵王子實稱其寬而壯賒而

密綽約文質天然超逸所書孝經一則耳真僞未可
辨也蕭思話庾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
雲肩之妙品今所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
何足師尚張懷瓘曰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
悉非也此本定贋作不然石本翻易失真出師頌故
應佳恨未之見耳長睿謂褚河南謫潭府時無侍中
姓薛者又謂山河帖是枯樹賦中錄出者虞永興大
運帖歐陽率更此年帖是碑刻中錄出者真書家董

狐也率更行草圍圍寒儉吾未敢服膺懷瓘乃謂其跌宕流通驚奇跳駿不避危險示之二王可為動色羊薄以後畧無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耶夫欲以殘縑斷石寂寥數行而盡千古士難矣徐嶠之浩父賦述稱其嫻姪鍾門逶迤王後陸柬之吳郡人書斷入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於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陳達晉人為中郎將令列之陳薄紹之宋人為丹陽尹與

羊欣齊名今列之唐王著真村老開卷便供胡盧第五卷　為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儋衛夫人古法帖隋朝帖智果帖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琰我生一帖敬祖一帖孤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右軍一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適二帖著亦以時代錯雜真僞難辨故別為一本耳頡文科斗祝融碑神禹碑絕無此法至史籀皆僞作無疑黃長睿謂李斯田疇二帖乃李陽冰明州刺史

裴君紀德碑語其字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隸書今
漢碑中字此為僞搆果也宋儋開皇中人仕至校書
郎實蒙評其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邪智果書梁武
帝評乃袁昂疏有梁武答詔耳書辭不同者深山道
士帖為柳産疏為袁崧舞女仙人為蕭思話疏為薄
紹之龍跳虎臥帖為梁鵠疏為韋誕疏不載王右軍
評辭及遺李鎮東程曠平桓元范惟均孔琳之帖不
載孟光禄何者為正耳吾嘗怪其訾子敬薄伯英以

為未當何氏者長睿謂不知何氏以為歐陽率更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為子敬語法俱似之或是好事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孤不度德二帖字極與子敬帖中章草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遒緊飄逸及意適帖俱絶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也

第六卷　為右軍書開卷頓爾神豁米元章黃長睿謂適得書至慰馳悚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中間結體小疎韻度落凡時或有之謂盡偽作則吾不敢惟

殷生帖淺法促為不得真耳然亦非郗愔書也七兒帖為之一慨甫過知命婚娶都畢種種球琳至劣者猶是道韞郎便堪樂死何必阿述始爾飄然與周益州諸帖意極佳問君平子雲後然汶嶺游目終否願素山川濟勝須種風根耳景風帖謂是賈曾送張悅文唐人集右軍書者果也庾子嵩逸少伯父行今稱子嵩似亦無害彥國老不得爾晉人固字其父況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內擫大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

君子泥之故右軍筆稍大者涉放者皆定其非真蹟
不知此公龍爪金錯變化萬端區區蟲管求之毋乃
為永和諸賢笑地下乎
第七卷　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今人物眇然而艱
疾若此令人短氣慨覽今昔末運所乘賢俊併墜致
足摧感黃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僞毫髮惴悅
閒非吾識所能辨也皇象帖楊用修謂勿勿非勿勿三
也係石筆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

皇象草故止之勿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字流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非也帖尾謹此代申不具非晉人尺牘語智永自作無疑自慰毒熱二帖云唐文皇臨本當別有據小園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便爾致疑當由內懾之言誤之耳七十帖游目汶嶺又復諄諄必欲果此一段奇事然自謂年垂耳順作書後不久當遂之仏矣不

唯西遊未果汶嶺即岷嶺用古字楊用修辨之甚詳

第八卷　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為非右軍書蒸濕帖大令代父書吾皆不辨然淡悶干嘔咸古字須右軍乃解作此蒸濕帖固一二有大令風又焉知非羲之偶為之邪凝操徽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為子敬代筆也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弊是際竟語慨然慨然

第九卷　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餐霞之

氣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一時羊中散輩相推尊之光
豔騰踔幾掩乃公梁唐二帝擬之河朔少年又辱之
餓隸要之文武之政耳卷中奉對帖是郗家離婚後
語雅非敬懷不能作宋司空識遂累大雅元度帖翩
翩敬筆第帖辭曰仁祖欲請為軍司謝仁祖卒時敬
方十三不應便及時事長睿辨之極當但結法不類
右軍恐方回書耳薄冷益部二帖米辨為歐陽率更
其險勁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尺牘語何長睿書不

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者米以法黃以事差覺耳

第十卷　大令書吾當託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章諸君子謂為長史藏真贋蹟吾不能辨第謂長史藏真去此尚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搆同恐是大令創草黃長睿所謂崇虛觀建自宋明帝泰始四年以此證書之謬亦得之然書筆鬱勁遒發縱出自餘子亦以為快也大令似不分右軍吾不知之習右軍者自虞永興褚河南後不能得一筆大令筆往往

落李北海趙吳興及邇時祝京兆手腕指間當自有
神物司之敬安能強哉小祇園主人王世貞跋
以上三十一條皆諸本所刪者今依珊瑚網本補
足之
右弁州山人稾
諸家法帖書論
第一卷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

齊相杜度號善作草是章草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
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
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
宿一帖與嗣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邪歐陽文忠
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今急就
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人
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淮
海集

第二卷

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郗愔陸統桓溫陸雲謝安謝萬等十四帖武帝王戎書實字有篆籀體氣象奇古墨色如漆內郗愔一帖即閣本法帖所錄者昔使王著取溥家書與閣下書雜模此卷中獨取愔兩行餘在所棄寶章待訪錄

第三卷

陸士衡平復帖其書極似索靖筆法始知閣帖所刻

陸士雲書亦後人為之陸更古也

第五卷

法帖第五卷有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

黃祕書著法帖刊誤云安案其文乃李陽冰篆王密所

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米云不知何人

書蓋未見此碑也校書考古精確類此然祕書又云

自篇韻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

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

人筆亦為未盡蓋所為史籀書者即此碑額中字也
駭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
之祕書以為揚字殆未考爾州琶惠三字皆在系即
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為
小豈祕書却未考此碑之額耶若謂字無三代體與
其辭皆唐人筆亦可為精鑒矣攻媿集
凡稱古文者皆蒼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
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蝌斗爾此帖題曰蒼頡書而

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秦淮海集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申記云舊本湮沒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效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

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為之者歟 秦淮海集

史籀之迹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為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耳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遽信以為秦人書 秦淮海集

劉涇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為守得摹帖一卷乃曹曹

參軍李懷琳僞作七賢帖又有李氏衛帖云衛稽首
和南近奉敕寫急就章遂多歷年年二十著詩論
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
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
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
館書爾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
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
亦摹在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皆

貞觀間一種僞好物米芾書史

第八卷

蘇耆書畫紀述與鳳師嘗閱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盡得小差須日當何理此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米芾書史

第九卷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全不成字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乃無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雲煙過眼錄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三十六

法帖論述六

絳帖平一　　日

篆韻書

二十八字

述異記云韻葬北海呼為藏書臺周時得其書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

叔孫通識十二字杜子美云蒼頡鳥跡既茫昧學體變化如浮雲則頡之書亡久矣周宣王時史籀變古文為大篆李斯又減籀體為小篆作蒼頡篇謂之秦篆斯所作篇首有蒼頡二字因以名篇非能傳頡書跡也頡之文字一變於籀再變於斯而絶矣此字疑是梵書前代譯經中國梵書無數皆漆書貝多葉與此同

夏禹書十二字

子坐行齊春瀾尚

禹時用科斗書韓退之詩云岣嶁峰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蘧蒢披鸞飄鳳泊挐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岣嶁禹巡衡山夢得金簡玉字之書遂得治水之要今勝業寺猶有禹桓碑當是此時刻也南嶽總勝集云有人嘗至岣嶁峰 關 蛟龍踞石上光采絢爛意必禹書之神靈此類小篆可見其妄與蒼頡書皆一手僞作也

魯司寇仲尼書十二字

有吳君子之　此五字與舊碑同

世傳仲尼表季札墓云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案唐張從申跋云元宗嘗命殷仲容摹搨大歷中潤州刺史蕭定作季子廟重刻此碑傳至今亍按魯昭公二十七年闔閭弒吳王僚自立季子聘還復命於墓哀公十年嘗將兵救陳後不知其所終皇覽曰季子家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祠之歐公云考仲尼歷聘不聞至吳又其字特大非古也墓闕題字唯東漢有之皆作分書若劉文

饒王稚子闕之類又水經載朝歌縣牧野北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識亦當是東都耳洪氏隸續云西都彝器皆是篆書又按西都墓甎亦多是篆書某人之墓以此詳之季子墓題必是西漢時吳人所刻懷季子之賢故曰嗚呼蓋魯壁藏書文皆科斗商周彝器並用刀書此是筆書又雜小篆決非仲尼所為後世好事者傅會耳予考篆文當乃君字或曰季字非也漢神寶鑑銘郡字正如此以此知其

為漢篆也舊碑只十字皆大尺餘此字小惟有吳君子之五字同餘更大異復多一字尤見其妄秦少游云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況依倣為之者史籀書

敦州裴易憲糸

衛恒云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韓文公以石鼓文為籀所作不知何據夾漈鄭樵云籀與古文用刀書致字畫首尾皆銳

秦篆則漆書故字畫首尾皆刓石鼓之文其端皆刓以
此知其為秦篆非籀也然樵之說亦未為盡詆楚文秦
篆也而用刀書汲冢書古文也而用漆書先秦鍾鼎固
有刓者矣秦漢兼用刀筆固有銳者矣辨石鼓之非籀
不在是也古文轉折圓無圭角秦字轉折方歷代承之
故漢以後篆皆方至唐李陽冰乃以鐘鼎筆法書小篆
故自成一家也今石鼓字方與詛楚同是為秦書明矣
非籀也況此七字乃唐人小篆耶

秦丞相李斯書

田疇耕耨為政暮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為鄒魯

米元章云不知何人書黃長睿云乃李陽冰篆明州刺

史裴公紀德碣中字此摹十八字為冰書無銖黍差斯

書傳至今者有太山刻及秦權衡斤量銘乃弃不錄

秦程邈書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

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

致之天無以清將孰恐歟

今人稱隸書為隸古非也書序所謂隸古者書有古文
今文之別隸為今文古文漢靈帝時劉陶刪定古
今一文尚書是也隸書始於程邈衛恒云秦既用篆奏
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之予按
書有八體秦漢所常用者篆隸耳夫隸者篆之捷先漢
士大夫賤之不以書金石威靈之際始書金石矣楷者
隸之捷也始於上谷王次仲至魏晉方盛然亦不以書

金石也章草者楷之捷也始於杜伯度章帝愛之因以為名此赴急之書也予謂古文生籀籀生小篆小篆生隸隸生楷楷生草每降愈捷爾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也是知隸與楷本一種而有波磔者為隸無波磔者為楷然古人總謂之隸後有行草因以正名之故書家不謂之真草而謂之草隸書不謂之真書而謂之隸書史稱王羲之尤善隸書是也洪文惠兄弟以漢人所書為隸魏晉以後為八分此說非也杜詩云大小二篆生

八分張懷瓘云八分者王次仲所造既言次仲作楷又言造八分則知曰隸曰分曰楷曰正其實一耳自漢以後楷既自成一家南北分裂隸又分為二體北方一體則魏受禪碑是也南方一體則吳天發神讖碑是也蓋魏人專法中郎方勁可愛吳人雜用篆法奇古無倫爾後北人多用魏體南人多用吳體皆有碑可證東晉之末道術盛行符籙所用皆作吳體至唐則總為一耳國初以來多作唐體自歐趙著錄漢刻士大夫始重漢而

貶唐唐體誠拘然漢刻亦有工拙不能皆佳也此帖雖無波磔謂之隸書亦何不可若以為邕書則非黃云自篆頡至程邈皆僞

又按周越法書苑邱光庭云左傳亥有二首六身如布竿之狀古文亥作帀依此語則春秋時已有隸書矣酈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隱起為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而邈推廣之耳

古法帖

知賢弟至舍晚寒想顧之傷歎遂爾永惟痛壽
春富陽范道長體氣已以小勝前日得此暑大
都尋常新婦闕書寄物示諸也散騎二君何時
還兄子皆佳能數為此帖乃王大令書筆勢可見所稱散騎任敬豫也大令
帖云阮新婦勉身得雄散騎殊常意也詳見山字卷
孤不度德量力欲俟義於天下而措術淺短遂

至昌蹶然至于今日志猶不息君謂計將安出

亮曰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

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故能尅紹以弱

為強今日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誠能

不可與爭鋒也

右蜀昭烈與諸葛亮問答其半在居宇卷大令書中宋

云亮書固非山谷以為兼張芝索靖之美黃云此逸少

書似豹奴帖予按二帖雖章草未為精密又數經臨摹

大小不等且妄增損史文殊無義理與豹奴帖皆非逸少筆法逸少學皇象章草當不至此

既移屋近西牆微援裏地成大寬援裏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汲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閤也此屋之東故應作牆直步廊一壁大單空園中彌直移三間屋故當不甚難重複粗盡圖如別耳

足下既即意適閑曠亦當忘暑耶遊矚疎數至

對告卿少吾今年病垂耳始小差大小今度病
憯忽移日耳每每深望遠言慰尚賒悵然元日
具問可與音介勿勿書後既即直人理略絶何
緣復有周旋理長史斷濁亦不憾卿惟公事時
相瞻望耳吾面促遂至今不著不可解計至故
應必有秀但不知好惡如何耳須得
此二帖米云羊中散書後有欣白字黃亦以為中散書
非也此晉帖耳所謂元謂吳興太守張元之或會稽內

史謝元所稱長史謂司徒左長史王濛或是大司馬長史王正之或是司馬左長史王廞皆晉人也以此推之乃王徽之輩書耳欣晚出非欣書也援與園同見皇象急就章諸家釋志暑為惡暑皆非以上文尋之乃忘字耳張芝帖中講忘不忘上亡字亦如此下心字作三點劉次莊又釋作竟可怪釋有秀作有香亦誤謂秀才隨上計吏至也東晉諸州舉秀才一人既不講習遂坐所舉故至者多稱疾而去帖中好惡如何似為此憾

古減字懷素云草不憾張亦同劉釋作憾尤非
黃云王世將帖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
學之也表中云頓乡勿勿案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
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
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忩遽者稱
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為長而今世流俗又妄
於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為忽忽字彌失真矣按祭義云
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杜

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士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何氏書

投老殘年西崦已逼恒慮儻忽歸骸元壤溘爾冥滅竟不一言以此在懷預為其備於茲路唯有憑心他餘不能有益年將八十可以意存欲望長存何可得也道大難俗情見善從善如登見惡從惡如崩必須策怠惰勤精進愛日惜力

乃可獲耳吞聲飲氣不勞頓耳他便生異議速
自詳答取竟勿滯留也十六日去留深情故當
所爾餘散輩停歲積故切思歸三月下旬還非
賒異關叙不遥南路行乃寂絶傷心

黄云何氏書若曰如何人耳或以為姓非也米云是歐
率更令書按法書苑率更名詢長沙汨羅人唐貞觀十
五年卒年八十五此帖有年將八十之語詢書明矣詢
墨蹟今世尚多筆勢皆如此

蔡琰書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漢祚衰

此兩句琰所作胡笳曲辭琰中郎之女因董卓之亂為

胡所掠在胡中生二子曹公贖琰歸至洛陽見胡雛而

念其子作胡笳十八拍琴家傳之祚字劉釋作祀此易

曉右旁先點後乙為祀先乙後點為祚山谷云琰自書

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以予觀之與皇象後一帖一手偽作耳

衛夫人書

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

衛夫人帖唐初李懷琳贋作實泉述書賦云嵇康絶交

書七賢帖亦李所贋也黃云此帖尤疎謬按梁蕭子雲答武帝勅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又衛夫人乃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與師書自當著名不當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偽不疑前輩論此

帖以其敕字從力館字從舍為偽未中其病蓋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為陣策為筴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真偽也予按懷琳字殊少韞藉與此不同此似非懷琳自作觀其諸字皆楷而不可言三字作草必是集晉字為之法書苑云夫人是廷尉展之女弟恒之從妹中郎李充之母充善楷書妙參鍾索此聖善之教也夫人既是恒之從妹書安得不佳王子敬年五歲神清朗悟已有書意每從諸兄造焉夫人因書大雅吟賜之後

右軍亦嘗臨寫墨藪云夫人見右軍小時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少陵云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其傳尚矣僧懷素書

右軍云吾真書過鍾而草故不憾張僕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及張所為世之所重以其能懷素書之不足以為道其言當不虛也

懷素此言似訶右軍董逌云此阮籍臨廣武戰場之歎也孫過庭云伯英不真元常不草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蓋謂此也唐太宗謂鍾書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心慕手追右軍而已庾翼舊藏伯英草書十紙過江亡失見右軍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翼與太宗在前其言如此過庭懷素後出其言如彼何也

張旭書

足下晚後不知疾痛如何深極憂難比也上下
安之必得發耶得足下十五日問為慰僕前患
差張旭書
此兩帖非贋亦非合作世所傳千文豪甚今祕閣有二
蹟其一佳
絳帖平二　月
漢張芝書
知汝殊愁且得還為佳也冠軍暫暢釋當不得

極蹤可恨吾病來不辨行動潛不可耳

終年纏此當復何理耶且方有諸分張不知以

去復得一會不忘可恨汝還當思更就

理一昨游悉誰同故數往虎邱不此甚蕭索祖

希時面因行藥欲數處着過還復共集散耳不

見奴粗悉書云見左軍彌數論聽故也

今欲歸復何適報之追不具總散佳並侍郎耶

言別事有及過謝憂勤

二月八日復得鄱陽等多時不耳為慰如何平
安等人當與行不足下過彼與消息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開
彌邁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
何日不懃捐業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
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絶有緣復相聞飡食
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太平興國中詔天下搜訪前哲墨蹟圖畫先是荆湖轉

運使得張芝草韓幹馬以獻此帖是也按芝字伯英宏農人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韋仲將謂之草聖此五帖僅一真

不知以去以與已同蘭亭以為陳迹或作比非講志或釋作竟非也竟字當於德字卷郗愔帖看之

米云五帖皆張長史書黃云張祖希元之字與大令同時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予按續晉陽秋張元之嘗

為冠軍將軍又按世說王東亭與張冠軍善既作吳郡人問小令王珉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如何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前兩帖所謂冠軍暫暢適祖希時面數往虎邱等語似是珣作吳郡時帖以為伯英過矣顏魯公虎邱寺詩云捨宅仰珣珉則知珣又嘗居吳也後兩帖云侍郎者郗愔也郡陽者王廙也當是右軍父子帖以上四帖皆經長史或藏真手臨藏鋒圓勁如篆筆所謂錐畫沙者也長史嘗以此法授顏平原

平原授藏真柳公權皆得之近時惟思陵獨擅其妙
第五帖章草高古可愛真伯英之妙蹟不日秋涼諸家
皆不曉不日二字伯英既是宏農人則送喪至美陽應
亦有之美陽岐山也山谷云此書絶妙無品者信然淳
化官帖十卷除二王書多佳者外唯有張芝小草皇象
前帖鍾繇宣示帖王廙二表而已苟伏膺於此四家亦
足以跨唐人矣
後漢崔子玉書

賢女委頓積日治此為憂懸燋心今已極佳足
下勿復憂念有信來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
崔瑗字子玉後漢安平人善小篆草師杜度衛恒云章
帝時杜度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字甚
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體小疎此帖附書
知聞是唐人語筆亦不古子玉書有張平子碑傳于世
吳皇象書當在鍾後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君

子即戎從身昭其果毅尚其桓桓師尚七
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泰一五
將三門地
臣象言頑闇容薄加以年老凡百垂穢無所聞
宜特蒙哀傷殊異之遇安感騎乘之懽遊息之
燕淳和足使忘軀命榮觀足以光心膂延望翹
翹念在効報而前走垂須終何才力以答新恩
惟尚有借近趙走文過首貧尚尋天恩智方當

私成無任顔愛自彌文唯

皇象吳人字休明前一帖乃寫後漢東觀校書郎高彪

送幽州督軍第五永箴其文曰文武將隆乃俾俊臣整

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

桓桓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

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

云云蔡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此以明為昭以呂

為師蓋范曄作史因晉代舊書避晉諱耳當以此為正

欠一之字忘誤作笠或是傳訛然書跡妙絶遂為章草之冠

魏鍾繇書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逮于卿佐必異良方出於阿是蜀蒭之言可擇廊廟況繇始以疎賤得為前恩橫所眄睨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厚寵以至今日再世策名同國休慼敢不自量七切致愚慮仍自達晨坐以待旦

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割意不敢獻聞深念
天下今為已平權之委質外震神武度其拳拳
無有二計高尚自流況未見信令推款誠欲求
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
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
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
在已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
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神聖之慮非今目下

所能有增益者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
似於此粗表二事以為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
違願君思省若以在所慮可不須復自節度唯
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已欲日安曆即其情
事長畢奈何松等隨動哀情頓泄亦難可言郗
還未卜聊示友中郎相憂不去心感遠懷近增
傷惋每見范母子哀號使人情悲
褚遂良右軍書目有鍾繇宣示帖一條山谷云繇書大

小有數種予獨善此小字又云鍾繇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世所傳者乃右軍臨本爾案表昂評書云鍾司徒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絶倫多奇又云鍾繇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耶以此言之十二種巧妙乃鍾會耳非繇也又按法書要錄梁武論鍾繇書十有二意謂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非前所謂也王僧虔云亡高祖丞相導喪亂狼狽將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中過江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修敬仁死其

母以修平生所愛并以入棺真蹟遂絶貞觀御府所藏乃右軍臨本開元中與大令所臨白騎遂帖在滑臺人家國朝刻之淳化帖蓋蘭亭之外此帖便足為寶在樂毅論之右也但今人不能研味之耳世復有丙舍戎路力命白騎遂黃帝張樂五帖近世汪氏有漢關復帖云是鍾書皆別有平此不載

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余觀松即右軍帖所稱穆松也希王獻之婦也中郎希曇也

字重熙嘗為北中郎乃知是王右軍書爾亦安得為齊梁人書

宣示帖云昔與文若奉事先帝昔訛為者以在所慮古文以已一字漢書云是時漢兵以踰勾注亦然故不復白白字下有兩點古白字印文皆然此帖黃初二年作是年八月孫權奉章遣于禁等還魏故曰權之委質也晉丞相張華書

得書為慰僕諸憯疾已甚顗西臥歸還乃悉以

將念及不具張華丞相也唐世已無書跡此帖
范陽張茂先終於司空非丞相也
僞作麤惡多俗筆與李懷琳所作七賢帖同其末一筆
皆下垂也
晉丞相桓溫書
大事之日僕在都謂無所復見慰勞又計時事
也逐節郎來已具言意餘所慰勞諸相具答邊
將粗當爾耳僕無所復治庶意

按晉史温鎮荆州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此云大事之日僕在都無所復見慰勞是也還節往來者温使人送旌節還臺也諸相聞答邊將粗當爾耳者謂邊將自能奏報已可以去官也無所復治庶意者謂不復有意治軍政民事也或謂温是時在江陵不當言都殊不知古稱邦國都鄙左傳稱大都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後世稱軍旅所謂黒雲都雁子都是也陳去非釋治庶為酒席殊無義理述書賦云元子

正草厚而不倫若為翰墨由帶真淳似山林之樂道非
王帛之能親信然由與猶同
晉丞相王導書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憂勞卿此事亦不暫
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殿中王制正自
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亦天明往
導白改朔情增傷感濕烝自何如頗小覺損否
帖有應不懸耿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

山谷絶喜王茂宏此兩帖云傷濕忝字皆佳張懷瓘稱其行草兼妙疎柯迥擢寡葉危陰此蓋彷彿矣懷瓘又論王會稽羲之草書第八在世將王廣茂宏下若爾何足以壓右軍應別有合作者山谷云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殿中諸家多作穀中字雖摹失山谷為優十七帖中殿字與此不相遠也濕忝劉釋作濕惡

晉丞相王敦書

敦頓首蜡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今闕想自如

常比苦腰痛憒憒得示知意及不以悉王敦頓首頓首

王大將軍書極佳不論其人乃可爾憒憒劉誤作快快

宮內廳圖書寮

帝室圖書之寶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湯汝梅